

漫 談

大陸的大學教育

■駐歐特派員

收到時空第十二期和會長李豐裕同學索稿來信，一時不能決定該寫些什麼，於是翻閱一下時空，篇幅內容、版面都有顯著進步，小老弟比我們以前行多了，但報導多屬國外動態，我們今天固然該向外國先進國家學習，但別忘了，是誰驅使我們這批各省籍的青年聚在台大這麼一個小天地？是誰霸佔了我們大好河山？我們能對家鄉祖國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？拋開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經濟等不談，其他的教育文化、科學等方面我們都該堅強的站起來和他們做針鋒相對，你死我活的鬭爭。若大家同意這點，就不會怪我狗拿耗子，「駐歐特派員」寫起中國大陸的情形了。這裏（英國）圖書館的中文書報相當多，英國新聞界對中國大陸一向也很關心。「文化革命」後他們的記者又可長跑大陸了。我就把這些道聽途說拉雜寫下。聲明一點，我沒受過專業報導文學訓練，也沒時間查記毛某人那一句話是在那一天那一場合講的。只大概的介紹一下他們在搞什麼鬼，讓大家有所領悟，有所警惕。

要談大陸的教育情況，該分三段時期：（一）「文化大革命」（一九六六）前，（二）中（一九六六～一九六八）和後。第一個時期縱把知識份子抓去「勞改」，教授罰掃地，但大體說來，只要應付得法，教書的教書，上學的上學，和我們自由世界並沒有很大不同。第二個時期學校統統關門，學生當紅衛兵，今天「東風派」打「紅旗派」，明天北上大「串聯」，亂得不可開交，我想即使我們的「匪情專家」也搞不清楚是怎麼個名堂。美國的情報可以預測他們幾時要試核爆，但在北京大學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前，台灣、香港以至海外的報紙就沒有一家能預測到大陸會發生這樣的鬭爭的，這是事實。第三個時期，自「九大」後，「解放軍宣傳隊」和「工人宣傳隊」開進各校區迄今，是毛澤東以他的奇想硬加諸中國人民的挑戰。我們相信他一定要失敗的，但西方報界故作客觀狀，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個“Human laboratory”，意思把人性拿來作實驗，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作實驗品，如成功了整

個世界將為之改觀。我們當然不相信他會成功，但套一句毛自己的話，「你不打，它就不倒，這也和掃地一樣，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。」我們不能等他安安逸逸的拿中國人做實驗品，趕緊想法把他打倒是正經。現在分段說說：

（一）「文化大革命」前：各大學大致承襲舊制，雖有「黨委書記」充副校長之職，資深的教授還是掌實權的。各校之上有個「科技學院」。奇怪的，並沒幾個留俄的，知名學者全受的是西方教育，如「三錢」一錢學森、錢三強、錢偉長及王昌、華羅庚等人，他們搞出了原子彈、人造衛星，使許多海外華人生「與有榮焉」之感，真是阿Q之至！基本研究也做了一些，例如「中國物理學報」就繼續出版，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逐期翻譯，但到一九六六年「文化大革命」一起都停了，可見當權派沒有見識，自走滅亡之途。

（二）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最早是北京大學貼出大字報批譴校長陸平，清華也跟著趕跑了校長蔣南翔，其後各校風起雲湧，年青人很多都是為不上課而鬧革命，也不知道要鬧誰批誰，經常自己分兩三派打得頭破血流，「中央」派大員來調解，照樣給打回去，總而言之，亂不可言。漸漸的才把矛頭指向以劉少奇為首的一批「知識權威」，「資產階級學霸」。這些人被打倒了，但學校少了教授到底不行，於是由校外開進來的「工人宣傳隊」、「解放軍」和原有的教師、學生組成「三結合」，這是所謂「復校鬧革命」。

（三）「文化大革命」後，這是今天我主要想談的，毛的「思想」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「文化革命」革掉了什麼？建立了什麼？學制改成什麼樣子了？年青人究竟怎麼想？這些問題太大，我所能提供的不及萬一，不過想引起大家興趣，希望大家共同留意罷了。

毛的「思想」除抄襲馬列主義階級鬭爭論外，他把「對立的統一」，「否定的否定」和「質能的互變」唯物辯證法三定律歸併成一個「矛盾論」，

加上他自己發明的「實踐論」，這就是他的兩篇所謂哲學論著了。前者他認為歷史演進因對立兩面的矛盾磨擦，必然發生鬭爭，鬭爭結果，一個階級戰勝，一個階級消滅。但自從劉少奇當權後，劉認為共產政權已經建立，階級鬭爭就要熄滅，這一點深與毛論不合。毛以為劉說階級熄滅，事實上大權為走資產階級路線的人把持，在教育界製造「學術神聖」，「專家權威」訓練學生讀死書，成專家，毛曾說，「現在我們的學校對付學生，是對付敵人的辦法，出難題考倒學生，教學生死讀書，愈讀愈蠢，學機械的不會開拖拉機，學電機的不會修發電機……」他又是一個好動成性的人，說「革命像洗臉一樣，臉天天積上灰塵，所以天天起床都要洗臉」。第二個理論「實踐論」，他以為「知識從實踐中得來，再應用到實踐中去」所以在學校裏背公式，不如到工廠裏做小工。當「文化大革命」高潮時，各校癱瘓，他也認為大事不好，說道：「大學還是要辦的，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，但學制要縮短，教育要革命。……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間選拔學生，到學校學幾年後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」。但曾在「文化革命」期間為他立下大功，打倒他的死對頭的學生紅衛兵，多半出身官僚、小資產階級等家庭，事實上全世界不管那個國家的大學生，百分之八十都來自白領家庭，這是很自然的現象，毛又怎麼樣對付他們呢？他有法寶，他說：「知識份子如不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，則將一無是處。」很輕易的一頂帽子，把紅衛兵送到邊疆、鄉村和廠房，「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。」狠批「下鄉鍍金論」，要青年們在邊疆「揀根落戶」。但偌大一個政權是不容許技術真空的，於是他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間選拔學生，送到北大、清華，要他們「上大學、管大學，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。」又說：「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，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，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，配合解放軍戰士，同學校的學生，教員實行革命的三結合，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，參加學校中鬧、批、改任務，並且永遠領導學校。」除了永無休止的政治活動，總該剩點時間搞「數學、科研、生產三結合。」於是學生可以上台講課，能者為師，互教互學，老工人也上台講製圖。此外，毛又後悔他說的「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大學」，沒有文科，他的「哲學」「思想」豈不要絕種？所以最近北大又恢復了哲學、歷史、

中國文學、外國文學等幾個系，「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。」搞些下鄉宣傳、社會調查之類的勾當。

以上所談的主要是毛個人的想法。大陸的知識青年到底是否心甘情願呢？這問題恐怕中共政權一天不崩潰，我們就一天得不到答案了。但孔子曾說：「雖百世而可知。」並不需要預言家，我們也能從常理出發，他人有心，吾忖度之，看毛這種革命能不能行得通；今天我看不到明天的歷史證明三億青年的向背，但至少可以舉出三個人作代表揣測一下，他們也非無名之輩，乃鋼琴家傅聰，流體力學權威學者錢偉長和北大青年教師徐雅民，分述於下：

一、傅聰 上海音樂學院畢業，從波蘭某大鋼琴家師，並娶其女，曾得過波蘭蕭邦音樂節比賽第三名，在大陸算相當走紅，但他終於利用再次到東歐的機會，投奔自由，現定居英國。記者訪問他時，他說逃出的原因，相當直率，他憎恨體力勞動，那會破壞他的雙手，他反對藝術為政權服務，他自願追尋一個純藝術至真至美的境界，他厭惡政治鬭爭，這些論點都是我們習知的，無甚驚人處，且聽另兩人的：

二、錢偉長 好像曾在 Cal Tech 得到學位或當過教授，（不難查到，為趕了脫稿，不管它了），回大陸後在清華大學任教，他在一篇坐談會記錄裏說，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思想完全為資產階級名利毒素籠罩，整天埋頭作研究發表論文。「文化革命」期間覺悟了，他見工人們埋頭苦幹，在產品上只刻號碼，他自己為什麼要在論文前寫上名字呢？他「自動」請求下鄉三次，在勞動中改造自己，工人們幫助他清洗思想上的餘毒，曾在一個月中花十八個晚上作徹夜的長談，到天亮仍繼續「堅持」勞動。可惜錢先生留在大陸，我們不能問他到底是「自願」呢？還是受不了疲勞轟炸？在體力和思想極度麻痺下人是難免屈服的。

三、第三人徐雅民的故事大底和錢偉長相似，稍不同的，他年紀較輕，出身工人家庭，但舊修正主義路線使他忘本，脫離了群眾，他說他的知識並不是十幾年寒窗苦讀得來的，而是用「勞動人民」血汗換來的，這又給我們一個題目，知識是私有的，還是公有的？

總而言之，這是一種意識型態的鬭爭，在全世界，共產與自由兩集團對立，在中國大陸，政權與中國人民對立。連毛澤東自己也說：「為什麼人的

問題，是一個基本的問題，原則的問題。」他要從根本改變中國人，任其驅策，但大多數人爲求生存，頂多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，七億人不能個個像傅聰樣的跑出來，但我們在台灣和海外的中國人，既站在自由的陣營，又是中國人民的一份子，其責任是無可旁貸的。在毛澤東的「矛盾論」裏，不難發現矛盾重重，我們何不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」團結大多數，打擊一小撮，掃帚掃到，灰塵才會跑掉，正要請大家拿起掃帚來。

六十年三月廿六日於英國

曼徹斯特

加大拾零

■ 許 石

六月午後的斜陽極輕柔地洒在草地上，有幾個小孩子正光著身子在綠草上打滾、搶皮球。金色的陽光照在他們每一個笑臉——有白的、黑的、黃的、紅的，顯得一付天真爛漫的樣子。他們依依呀呀地叫着，喊著，使每個路過的學生都帶着羨慕的微笑，在孩子的心目中，一切都是這麼地美好，人與人之間有何分野？可是生長在這「生存競爭，自然淘汰」的社會裡，有些人變爲「官兵」，有些人變爲「強盜」，今天官兵捉強盜，明天強盜打官兵，把整個世界弄得面目全非。而原有的一些純真也就在無知、頑固、迷信與嫉妬中僵化了。

星期天的下午，熱熱的太陽使人每一個細胞都覺得懶洋洋的。學生活動中心旁邊一群學生正欣賞著黑人的擊鼓。強勁的鼓聲，夾著清脆的短笛音，使每個在場的人，都不覺的跟著脉動起來。急促的節拍中透出一種誘人的原始力量，場心中有位女子隨著音樂急旋，那飛舞的白臂，顫動的小腿，跳躍的雙乳，以及每一根飛揚於空中的金髮，就像一團波動的膠體在節奏中溶化而變成爲透明。坐在我身旁的黃狗說：「有些人一說到音樂，心中只想到古典音樂，因爲他們認爲只有衣冠楚楚的上流社會人

士所欣賞的音樂才算音樂，其他的只是民間小調，靡靡之音，其實許許多多的民歌，舞蹈都是表示一種民族的感情——他們各種生活的快樂和各種壓迫的痛苦。而這種音樂，在我看來才是最偉大的，因爲它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生長，轉變，或沒落。」

人們一談起加州，就想到迷人的天氣與風光，可是加州真正可愛的地方不是天氣，不是山水，而是各式各樣的人種——白人固然佔大多數，但一大群的亞洲人，非洲人及南美洲人使加州的陽光也多了幾分光彩。中午休息的時間，在學校辦公大樓的台階前往廣場一坐，真是壯觀，簡直是萬花筒，在這裏無所謂奇裝異服，因爲不管你穿什麼樣的衣服也沒人瞧你一眼，即使你光著身子除了校警會來干涉外，也沒人對你吹口哨。校園各處盡是三三二二的學生，或彈吉他，或玩飛輪，或擁吻，把整個學校點綴得春光無限。不過他們與台大的學生不同，他們在白天公然做愛，晚上則很少有人在校園內約會，台大的學生在白天都很忙祿，可是夜晚的時候，牡鶉花下盡是一對一對的情侶。